

林译小说丛书

不如归

〔日〕德富健次郎 著



商务印书馆



不如归

〔日〕德富健次郎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 年 · 北京

德富健次郎
不 如 帰
〔日〕塩谷原栄 英译

林译小说丛书
不 如 帰
〔日〕德富健次郎 著
林纾 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17·7

1981年10月第1版	开本 787×1092 1/32
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	字数 68 千
印数 69,500 册	印张 3 5/8, 插页 2

定价: 0.74 元

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,号畏庐、冷红生,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,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一个人,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,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,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,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,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,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,曾“不脛走万本”,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,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,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,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,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,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,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,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,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,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,译笔传神而流畅,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,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序

小说之足以动人者，无若男女之情。所为悲欢者，观者亦几随之为悲欢。明知其为驾虚之谈，顾其情况逼肖，既阅犹若斤斤于心，或引以为惜且憾者。余译书近六十种，其最悲者，则《吁天录》，又次则《茶花女》，又次则是书矣。其云片冈中将，似有其人；即浪子亦确有其事。顾以为家庭之劝惩，其用意良也。且其中尚夹叙甲午战事甚详。余译既，若不胜有冤抑之情，必欲附此一伸，而质之海内君子者。威海水师之燬，朝野之议，咸咎将帅之不用命，遂致于此，固也。乃未知军港形势，首恃炮台为卫，而后港中之舟，始得其屏蔽，不为敌人所袭。当渤海战归，即毁其一二舟；舰队初未大损，乃敌军夜袭岸军，而炮台之守者先溃。即用我山台之炮，下攻港中屯聚之舟，全军陡出不意，然犹力支。以巨炮仰击，自坏其已失之台，力为朝廷保有舟师，不为不力。寻敌人以鱼雷冒死入港，碎其数舟。当时既无快船足以捕捉雷艇，又海军应备之物节节为部议抑勒，不听备。门户既失，孤军无据，其燬宜也。或乃又谓渤海之战，师船望敌而遁，是又謬言。吾戚林少谷都督战死海上，人人见之。同时殉难者，不可指数。文襄、文肃所教育之人才，至是几一空

焉。余向欲著《甲午海军覆盆录》，未及竟其事。然海上之恶战，吾历历知之，顾欲言，而人亦莫信焉。今得是书，则出日本名士之手笔。其言镇定二舰，当敌如铁山；松岛旗船，死者如积。大战竟日，而吾二舰卒获全，不毁于敌，此尚言其临敌而逃乎！吾国史家，好放言。既胜敌矣，则必极言敌之丑敝畏葸；而吾军之杀敌致果，凜若天人，用以为快。所云下马草露布者，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语耶！若文明之国则不然，以观战者多。防为所讥，措语不能不出于纪实。既纪实矣，则日本名士所云中国之二舰，如是能战，则非决然遁逃可知矣！果当时因大败之后，收其败余之残卒，加以豢养，俾为新卒之导。又广设水师将弁学校，以教育英隽之士。水师即未成军，而后来之秀，固人人可为水师将弁者也。须知不经败衄，亦不知军中所以致败之道。知其所以致败而更革之，仍可自立于不败。当时普奥二国大将，皆累败于拿破仑者，维其累败，亦习知拿破仑用兵之奥妙。避其所长，攻其所短，而拿破仑败矣。果为能国，即败，亦复何伤。勾践之于吴，汉高之于楚，非累败而终收一胜之效耶！方今朝议，争云立海军矣，然未育人才，但议船炮。以不习战之人，予以精炮坚舰，又何为者？所愿当事诸公，先培育人材，更积资为购船制炮之用，未为晚也。纾年已老，报国无日，故日为叫旦之鸡，冀吾同胞警醒。恒于小说序中，摭其胸臆，非敢妄肆嗷吠，尚祈鉴我血诚。

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闽县林纾序于望瀛楼

第一章 度蜜月

日本伊香保，产温泉之名区，为日人楔饮之地。地有逆旅，曰千明。第三层楼中，当黄昏时，一少妇开轩面野景，年约十八，秀发成丸髻，已嫁矣。衣灰色缣衣，胸垂青丝之络。容色娟白，而时颦其眉，颜亦清减。以外状观之，中温裕而外婀娜也。其人不类抗冷之梅花，复非交春之樱花，为微风扬其余片，但肖夏中黄昏时之月见花，娟媚萎于林莽之间。此时少妇眼中所接者，但有日光足尾山色，斜阳射其峰巅。乱鸦扇晚，翅为阳光所暴，闪闪作金色。赤城之后，游云两片，宛约逐风而动。少妇倚窗，正目注此云片也。云片大不盈抱，受日幻为异采，向足尾山而飞。迨阳光垂没，云容渐敛，褪深绛为浅红，又渐变为灰色，冉冉没于暗中。山峰亦为暮色所隐。楼头美人，翠袖尚凭阑角，未即入也。忽闻有老姬作笑声，仍呼美人为“女郎”，既而自责曰“误矣”，遂易称曰：“夫人，吾归矣。此楼心胡洞黑而不灯，且浪子夫人又安在者？”浪子答曰：“吾在楼阑。”姬曰：“外间风迅，易中寒疾，趣入此。主人久尚未归耶？”夫人披帘而入，答曰：“吾乃弗审抵暮仍未归来，汝今以佣保趣之。”老姬曰：“可。”遂扞索得取灯，然之。时逆旅侍婢登楼，将书授老姬。姬曰：

“主人尚未归，书姑留此可也。”遂上此书与浪子。浪子曰：“书为吾父所寓，吾乃不知武男何由沾滞于外。”遂发书，则其父手迹。老姬曰：“此为吾老主人书耶？书中作何语？老主人好调谈，或书中亦多可笑语。”时侍婢传书后，即转屏风而下。老姬纳市上所购物事，度之。直近浪子之侧，言曰：“此间天气恶，乃不类东京。”浪子曰：“然。此间山樱桃五月始华，足知地气之寒。汝前，坐吾侧。”老姬鞠躬谢，后始坐，以目注浪子久，为意甚得。言曰：“吾乃不意今日丸鬻之夫人，即为老姬怀中之乳婴。当时太夫人捐馆，夫人乃出吾背，痛哭阿娘，其忆之乎？”语时姬泪满其颊，言曰：“夫人嫁之一日，盛妆而出，姬曾言太夫人在者，见其娇女嫁夫，不其乐耶！”因以袖自拭其泪，浪子垂头，以手近炉上，而戒指中钻光，灿然照眼。少顷，老姬引目见浪子，即陈谢曰：“夫人恕姬。姬年耄，言乃无检。姬思夫人失恃后，为后母所虐，颠连以长，胜筭矣。此姬之所不料，而欣戚交进者也。顾自今以往，得情郎而事，当无怫意之时。”言次，侍婢传言男爵归矣。立时有二十余之健少年，西装而入，言曰：“惫矣！”即门次，去履而进。姬及浪子亦就门次迎男爵，忽回顾门外小僮言曰：“谢尔送我！”复即童子手中取花一束，授浪子曰：“置之瓶中。”夫人曰：“美哉花乎！”姬曰：“是踟躞花，艳极矣。主人得从何许？”男爵曰：“花美，吾明日将请夫人为此花位置其高下，令颜色相映发为佳。然吾当就浴矣。”遂下而入圉。姬曰：“吾观主人精神远出，凡隶于水师者均如是。”夫人不答，但点首微哂。遂举男爵之衣，净去其尘，以口亲之，

悬之移上。逾数分钟，武男浴罢，趣步登楼，入时言曰：“吾此浴适哉！”姬曰：“主人出浴，乃迅捷竣其事。”武男曰：“我为男子，乌能类妇人之细意。”浪子助其夫著和服，踞席而坐。武男以手自摩其颊，其赤乃类苹果之乍熟。浪子遂出书上武男。武男曰：“是为岳氏所寓。”其中尚附一小笺。武男曰：“此笺乃予汝者。”武男读来书，且言曰：“吾岳尚清健。”既而曰：“又谐谑矣！吾读老人书，乃如聆其声。”遂笑而置其书。浪子读父书时，则引首面老姬曰：“老主人命我传语汝：‘当自摄，是间天气恶，防旧疾发也。’”姬鞠躬曰：“老主人乃分神及我，至感至感！”武男曰：“吾饥矣，今日进两傅氈，行乃经日而息。”言次，视席上曰：“是为何鱼？”浪子曰：“似为亚漫鱼。”面老姬曰：“汝云然乎？”姬曰：“然。”鱼乃不恶，武男食时甚甘。饭尽一器，令更盛之。姬笑曰：“主人果饥矣。”武男曰：“今日跋涉山水间，几于日晡，风物殊佳，吾道中恨未挟浪子。果吾能诗者，诗且盈篋而归，不令辜此风物。”浪子曰：“惜哉！”武男笑曰：“汝焉能行。今日攀藤附葛，上下石壁间，汝焉能行！果行者，亦将得金鹰勋章矣！尚有数处无路自达，垂铁绳为桥，人即猿缘以上。余少隶水师学堂，升高骑危，日攀缘桅樯之上，故习不为险。汝双足尚未履及东京之地，矧能此耶？”浪子面赭，言曰：“吾在女校中，亦习体操久。”武男曰：“止。尔贵族女校中之体操，固足恃耶！吾昔曾观于女校之中，见众女执聚头之簪，蹴蹈与风琴相和，吾以为跳舞耳，既乃知其为体操也。”语已，大笑。浪子曰：“汝太恶作剧，使人难堪。”武男曰：“我尚有余言。

吾一日见山木女儿之侧，有垂髫女郎，着粉梅颜色之裙，方跳舞酣时，乃不见有生客之睨其旁。其人，即浪子也。然则，汝宜闭口矣。”浪子曰：“幸勿以质语伤人。君曾识山木女公子耶？”武男曰：“山木为府君门客，至今尚往来无间。”言已，谓浪子曰：“汝胡不再言？”浪子无言，但曰：“汝更说之。”姬曰：“新婚小偶，胡至龃龉。且以杯茗为和解之。”

第二章 叙浪子

吾书所叙之少年，即川岛武男男爵也。近新娶子爵片冈毅陆军中将之长女片冈浪子为妻。武男新娶，得婚假，遂偕其新妇并姬，至伊香保度蜜月。浪子生八年丧母，至于母氏仪范，亦依稀不可省记。但觉母氏慈惠，恩已甚挚；尤忆弥留时，执己小腕言曰：“孺子听之，若母将远行矣。汝年少长，当尊事若父，抚爱若妹驹子也。”浪子应声而哭。母曰：“我行，汝亦时时忆我乎？”则以手拊摩浪子之发。今浪子既嫁，云鬟委绿，当时则发初覆额耳。此言浪子志之中心，乃匪日不思母氏之慈爱。逾年，继母入室。自继母至，而家政乃力反其前辙。浪子之母，士族也，绰有门风，持家清整，咸获咸怀。继母亦本之士族，顾少小游学于英伦，心醉欧风，几成为西产。则深以陈旧为无当，一一变乱故轨。母来未久，浪子至欲觅亡母遗规，乃消灭如尘，不可寻迹。且继母

之对其父，直捷己见，如发号令。父亦脱略者，则曰：“汝较我为高，汝意云何者，改之可也。”一日，子爵及其书记生与继夫人同席而饮，子爵笑视书记曰：“难波君，我诏汝，娶妻幸勿觅取有学问者；果得宿学之闺秀，将终身为室人所嗤鄙。”难波本善谑，今面夫人，无敢置对，则垂首自转其酒杯而已。后此，难波归语其妻，谓己女勿使入高等学校，但于中小之学窥涉大致足矣。浪子者，生小秉母教，性亦辩慧。每日老人出时，必亲上冠杖，送父至于门外。盖孺子之心直类春初之弱草，迨春雪一降，遏不使挺，似枯矣。然日暖雪融，草复萌生。浪子之遭母丧，直春雪遏草之时，果更煦以阳光者，则蓬蓬然翠绿盈眼。顾得继母一临，则长日西妆，花露喷勃。浪子见而愕骇敛避，顾此特初见而然。果恩意隆洽者，即可依依其膝下。然继母以学问自炫，初无顾覆之心，其视此八九岁之女婴，竟责之以成人，因是义立而情漓，浪子遂奄奄无有人气，长日悲不自胜。浪子固爱亡母，而继母则雅不欲闻，即驹子稚年，继母视之尤蔑。故浪子所最亲者，但有老父及姬与阿姨而已。顾是三者，虽属亲己之人，而姨氏乃不常至，姬又趋走之人，浪子偶与相亲，继母见之，即怒形于色。惟子爵时加垂怜，而又虞失欢于继氏，则神合貌离，无敢竟致其恩意。偶当继母之前，亦时加训迪，转眼复即抚慰。浪子感父之心，至于万状。深知老父仁慈，其不能明示恩言，正以阴有所格，故力卫其父，几于百死无惜。然浪子事父虔，而母亦弗悦。谓：“夫属我也，怜爱均出诸我，此女又何为者。”脱长日不言，母则又斥其非人情，不可

近。一日母女微拂，继母大怒，则援引英国格言，嗷嗷作训迪语。既责浪子，且迁怒及于其母，谓生女不教，适为后人之累。浪子受斥，愤极，欲起而抗辩，则又思其父，遂力忍之。又一日，母以疑事加浪子，申申詈不已。浪子无言，匿于暗陬而哭。读吾书者，当知浪子家有慈父，胡由躬受惨毒至此。须知丈夫行事，安能管及儿女琐屑，则女儿冷暖固随娘也。一母之慈，敌及父慈五倍。今浪子事此深酷之继母，在理必渐磨其女婴之性，为深忧极恸之人。有时子爵亦云，浪子胡惨惨无欢意，乃不类闺秀。然而读吾书者，又当知名花之种，或植瓷盆，或植瓦缶，花不为此而荣枯，但得煦以阳光，则红鲜照眼矣。若浪子者，似以名花之种，置诸阴郁沈幽之地，何复能花？既而浪子成婚及期，则浪子叹曰：“半世苦光阴，至是止矣。”至其父母及姬，亦咸欢悦。惟所怀则各别：继母之意，则谓拔去赘疣，于心滋适；父则私庆女子未嫁，老夫适无术为之解嘲，今遣嫁，寸心释矣；姬事夫人久，目见其女公子有归，尤深欣慰。继母者，衣饰以艳丽为宗。浪子则常服，及于遣嫁，奁具亦复萧然。姬见状至于泪泚，谓先夫人在者宁复止此。而浪子则一无所顾，谓得夫而事，无患无衣，来日正长，毋须筹此。及别其慈父，亦稍减其悲。

第三章 采蕨

自伊香保至水泽观音中，为地可三英里。曲径如蛇，直

逾童山而过。为路至坦平，虽闭目而行，亦不至于颠蹶。夹路即为上毛之草磧，交春时，则桔梗、荻草、萱草，叶叶交互，弥望如间色氍毹，其中间以蕨花。凡乐野适者，恒至是赏心，弥觉春晖之促。一日午后，武男夫妇及一姬一婢，同莅是间采蕨。少选设地衣而坐。武男中距，浪子去屐，以粉霞之巾荡其尘土，始归坐。称曰：“软芳如袭，即南面王莅此，亦不为简褻。”姬面浪子曰：“夫人今日艳乃不翅，且吾久不闻夫人作雅歌矣。”浪子曰：“吾歌久而渴。”于是小婢发囊出橘及饼。武男曰：“以橘代茗可也。”遂自剥橘，视浪子曰：“似我如是剥橘，汝亦能乎？”浪子曰：“是奚不能？”小婢忽曰：“主人采蕨，乃间以青草！”武男曰：“妄也。汝误，乃嫁我以误。”因喟曰：“美哉韶光！吾神怡心旷矣。”浪子曰：“试观此蔚蓝之天，若用为女儿裙衫之色，不其称耶！”武男曰：“用为水军之号衣，则尤称。”浪子曰：“香哉草也。汝不闻云雀鸣于林梢耶？”姬谓婢曰：“松子，食足。更赴彼间采蕨。”于是姬婢同行。武男语姬曰：“剩彼余芳，勿尽刈也。”私语夫人曰：“浪子，观姥大好精力。浪子汝罢乎？”浪子曰：“否。初未有今日之强健。”武男曰：“吾行海，遇佳景亦非一，若如今日居高而收野绿，则亦不多经阅。汝试左顾，一带粉白之高墉，即为涩川之城，吾来时即小饮于彼者。又有青莹如带者，则为利根川。曾一一入眼否？更望赤城之山坡，阴有浓烟直上者，则为前桥市。尤远则濛濛然，非眼力所接，恨来时未携远镜。惟如此春光，留余不尽，则兴趣亦不至于索然。”此时浪子以手按武男之膝，叹曰：“吾能永永随郎在此，则愿

望足矣！”（微旨。）忽草间惊起二蝶，翩翩近于浪子襟间，猝然远逝。寻闻有足音，人尚未至，而长影已倒其前。有人呼曰：“武男君。”武男引领呼曰：“千岩君胡以至此？”千岩亦二十许少年，衣陆军少尉之衣，美貌无伦。虽在兵间，乃无风尘之色，仍白皙如玉。惟美中不足者，则口角唇边，微露佻健之状，复好侧目视人。综其姓名曰千岩安彦，与武男为中表。功名虽逊武男，而官阶则为本兵之参谋，颇契重于尚书。此时言曰：“武男君乃百思不料吾之至此！吾昨日至高崎，即宿于彼间。今日至涩川，方闻贤夫妇在伊香保，道涂未远，故来奉候。店人言贤夫妇山行采蕨，故亦乘兴至此，然明日归矣。惟来至突兀，或不见罪。”武男曰：“安有是者。惟兄来曾晤吾母乎？”千岩曰：“昨日幸谒姨母，母精神佳，然颇望兄归。”则又顾浪子曰：“即赤坂家人亦大佳。”方千岩语时，浪子面赧，及向之作语，则尤赧，遂以目注地。武男戏浪子曰：“前此与尔辈斗，辄虞其败。今吾有助矣，盖合水陆两大将，即有八千娘子之军，亦且无如我何。”因指奴婢曰：“彼助其主人，谓我势孤。至云吾所采蕨，乃并野草而收之，此足恨也。”时老姬见千岩至，不期愕然，已乃言曰：“千岩公子，胡以能至是间？”武男曰：“吾以电取救，故猝来耳。”姬曰：“主人作雅谑矣。”又语千岩曰：“公子明日归耶？”即面浪子曰：“闻公子归东京，即我辈亦须归逆旅，治晚餐。”武男曰：“可。今夕千岩君饭于吾寓，汝辈为治具款千岩君。”复曰：“浪子汝亦趣归，胡不少留？噫，汝联军行，势孤虞败乎？且少安，吾不更挑敌矣。”浪子不敢复却，乃坐。奴婢拾囊而

行。三人乃复采蕨。以为时早，遂漫行及于水泽观音。既至，始谋徐徐履童山而返。斜阳在山，光景奇绝。道旁之草，受日如然，孤松倒影，修可数百尺。更望山下人家，炊烟已上，四无行人，但有归牧。武男、千岩骈肩而行，浪子步随其后，已过山谷。武男曰：“吾失一行杖，汝辈少待，吾将往掇取而归。”浪子曰：“亲爱，我且同行。”武男曰：“我奔越而往，汝何能逐？”遂置蕨于地，狂奔向原路而趋。武男既去，浪子无言，去千岩少远，独立而望武男，及不见而止。千岩即曰：“浪子君。”浪子本他顾，尤不欲其作是称谓。然千岩复近其侧，呼曰：“浪子君。”浪子此时不能不答。既回顾，见千岩二目灼灼然，则又趣而少远。千岩曰：“吾为君贺新婚之喜。”浪子不答，红晕被于双颊。千岩曰：“今君新婚乐极，此至可庆。噫，应知尚有一人弗乐者。”浪子莫答，但以雨盖之顶拂道旁之草。千岩曰：“浪子君。”浪子不得已回首曰：“何事者？”千岩曰：“夫以男爵之尊，益以多金，可云意得，故吾为君称庆。”浪子不悻曰：“是何言？”千岩曰：“身事贵族之人，且富，亦不问其人之为贤为愚，竟委身事之，此贵族女子之情性，本尔尔也。”浪子生平和婉，至是忽大怒曰：“此语当向之武男，若向我言者，可云无武。汝前此以书予我，又不明吾告父，此宵小行为，何取于足下。”千岩亦怒，咬牙言曰：“汝乃敢尔！”方欲言时，忽有村人以马至山上，见为贵人，则脱冠致敬，而乃不辨其为何氏人者。千岩屏立不动，遏其怒气，转为鄙夷，言曰：“既不之屑，则以原物见还可尔。”浪子曰：“还尔何物？”千岩曰：“即尔所恨恨者。”浪子曰：“今无

有矣。”千岩曰：“然则安往。”浪子曰：“似此鄙秽之言，付之一炬矣！”千岩曰：“无第二人见之乎？”浪子曰：“安有人见！”千岩曰：“汝幸勿愚我。”浪子曰：“汝勿喋喋挠我。”此时浪子怒视千岩，而千岩亦作一种惭愧狡毒之容相向。浪子滋惧，则回首他顾。此时武男已奔驰至，浪子释然嘘气，知不为千岩所困矣。千岩乘武男未至，尚呼曰：“浪子君，吾尚一言，前书若未毁，幸勿为武男及若父母所见，不尔将抱其懊悔于无终。”语后伪掇野芳于地上。而武男已扬行杖于空中而舞，呼曰：“尔二人待我久矣！吾奔越而往返，故气促莫止。杖固得矣。”因曰：“浪子胡为变色，其患作耶？”此时千岩得野海棠，置之襟间，答曰：“浪子君防尔迷路故尔。”因大笑以掩其迹。武男亦笑曰：“归矣。”三人遂徐徐向伊香保。

第四章 山木兵造别业

高崎中三点钟中之火车，二等车箱中，但有一客，以背承壁，翘二足于别榻，嚼雪茄于唇际，展报读之。此人即千岩安彦也。忽尔力掷其报，口张，而雪茄落，则以足力蹴之碎；俯车窗之上，向外而唾，状至无聊。复起而闲行，已复就榻坐，叉手于胸，攒眉闭目，状至焦烦。千岩安彦者，少亦孤露，父为鹿儿岛士族，在明治维新时殉国。千岩六岁时，母亦以疫死。生小长养于姨氏家，则武男之母也。姨目之厚，